

时代的“大人物” · 古今互动版



他是清史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罗锅”大臣，他是人们心中秉公无私的“刘青天”。他六根不全，学富五车；他机变百出，飞扬跳脱。他于嬉笑怒骂间，为黎民百姓谱写一曲《醉太平》。

用智略谋划万民的生计，用驼背支撑大清的江山！

刘墉

刘 墉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墉 / 于东来 等 编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1
(历史风云人物系列)

ISBN 978-7-5396-3531-6

I. ①刘… II. ①于… III. ①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8215 号

出版人: 唐 伽 丛书统筹: 岑 杰
责任编辑: 欧子布 特约编辑: 墨 玉
装帧设计: 浩典·南戈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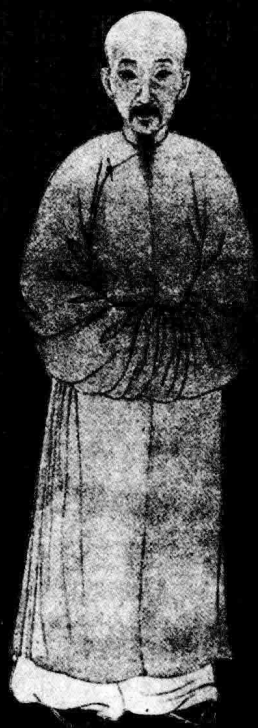
开本: 770 × 1030 1/16 印张: 34.75 字数: 57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简介

刘墉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老百姓都习惯叫他刘罗锅、刘青天。刘墉出身官宦世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一生坎坷、沉浮不定，为官清正廉洁，常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刚正不阿、断案如神受老百姓爱戴。人们喜欢把刘墉和包公并称，尊他为刘公。值得一提的是，刘墉不仅是个清官、智多星、幽默客，他还是诗人、书法家。其书法自成一体，浓墨重笔，刚柔相济，别具一格，深受后人推崇。

大事年表

- 1751 年 中进士，一年后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
- 1755 年 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降为编修。
- 1756 年 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
- 1759 年 调任江苏学政。历陈时弊，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
- 1762 年 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后来，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刘墉因失察遭革职，被判死刑。乾隆帝爱其才，特加恩诏免。
- 1769 年 授江宁府知府。
- 1772 年 擢陕西按察使。次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 1776 年 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诏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
- 1780 年 授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多地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弹劾贪官污吏，一面开仓赈济灾民，深得百姓爱戴。
- 1782 年 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
- 1783 年 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
- 1789 年 四月，因上书房阿哥的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
- 1790 年 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
- 1797 年 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 1799 年 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刘墉不畏权势，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受贿等罪行二十条。嘉庆皇帝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 1802 年 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虽八十有余，但身体轻健。
- 1804 年 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八十五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楼主



- ▶ 查看留言
- ▶ 查看好友
- ▶ 查看访客

写留言

加好友

发纸条

姓名 / 叛逆三公主

性别 / 巾帼

年龄 / 不想长大

五行 / 石榴木

签名 / 我要热爱生活了啊!

喜欢 / 官造雪花白银, 多多益善

厌恶 / 言而无信

宠物 / 一条叫做“碧玉”的罗汉鱼

80后的三公主, 正值叛逆期的最顶峰, 一切让她不舒服的事情, 立刻会引来她犀利的口诛笔伐。不过千万不要因此而认为三公主是个小暴君, 在她心情好的时候, 你还能从她优美的文字中发现水象星座的敏感与纤细。现在, 三公主主要来评点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楼主



- ▶ 查看留言
- ▶ 查看好友
- ▶ 查看访客

写留言

加好友

发纸条

姓名 / 女驸马红豆

性别 / 巾帼

年龄 / 24

五行 / 剑锋金

签名 / 我才华, 我出众!

喜欢 / 京城红香阁秘制胭脂

厌恶 / 假冒伪劣的珠宝
宠物 / 一只名叫“阿里巴巴”的西域波斯猫

红豆虽然天生一副男孩子脾气, 但无奈家教森严, 每日里只得捺着性子在家中苦练女红。好在祖上留下来的藏书颇丰, 因此在百无聊赖之际, 也可以读书解闷。且红豆小姐钟情于前朝人物传记, 因此经常能听到她闺房中传出的关于各位大人物的评点之声, 虽是一家之言, 却也常能发前人未发之言。

楼主



- ▶ 查看留言
- ▶ 查看好友
- ▶ 查看访客

写留言

加好友

发纸条

姓名 / 落魄书生

性别 / 须眉

年龄 / 外焦里嫩

五行 / 石榴木

签名 / 让我来颠倒众生!

喜欢 / 月光下的竹林

厌恶 / 冷漠的目光

宠物 / 一只名叫“棋盘”的乌龟

以书生现在的经历来看, 他已经将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考取功名上。也许是孔圣人不愿意向他垂青, 直到目前为止书生还是一介白丁。于是乎, 书生开始愤世嫉俗。他把心中的愤懑尽情地倾泻在研读的史书上。他用他略带刻薄的目光, 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大人物。

史学翰林院

www.
bjhaodian.
com

楼主



- ▶ 查看留言
- ▶ 查看好友
- ▶ 查看访客

姓名 / 京城小学士

性别 / 须眉

年龄 / 花朦胧月朦胧

五行 / 大海水

签名 / 用行动向怠惰和沉睡
的意识宣战!喜欢 / 甜食和一切美的事物
厌恶 / 背书宠物 / 一只名叫“风动”的
小猎犬

小学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神童”。他自幼饱读诗书,出口成章,锦绣文章,倚马可待。小学士最大的爱好便是鉴赏大家名画,某一次偶然得到了唐朝凌烟阁上群贤的画像,当真是爱不释手。于是他怀着对先贤的崇敬心情,翻开了厚厚的史书,认真研读起这些大人物的生平。

楼主



- ▶ 查看留言
- ▶ 查看好友
- ▶ 查看访客

姓名 / 翰林院掌院张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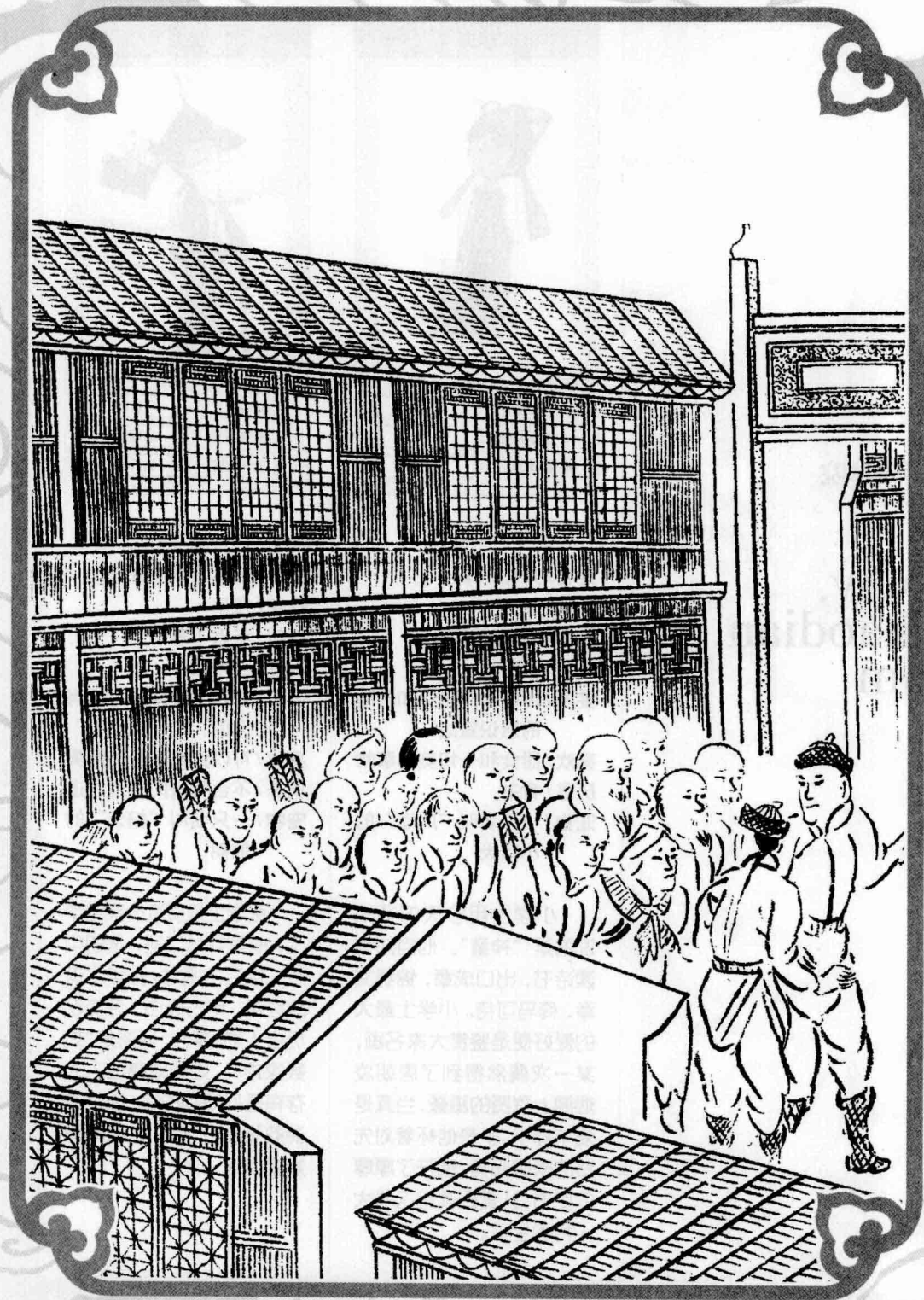
性别 / 须眉

年龄 / 年近不惑

五行 / 沙中土

签名 / 言归文字外,意出有
无间!喜欢 / 可以诗赋作答的鸿儒
厌恶 / 不合礼法的旁门左道
宠物 / 一只名叫“扫云”的
仙鹤

张学士是货真价实的学士,他官拜从二品,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贤才。张学士满腹经纶,博古通今,评点起历史人物、事件,可谓是“如数家珍”。如果对哪位古人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就去请教张学士,他一定会向你娓娓道来。



目 录

- 第壹话 > 驼背有志负乾坤 / 001
- 第貳话 > 敢跟皇上争美人 / 033
- 第叁话 > 巧破清风人命案 / 073
- 第肆话 > 头号板子打盐梟 / 113
- 第伍话 > 刘墉书房藏名妓 / 145
- 第陆话 > 官降五级看城门 / 177
- 第柒话 > 花开并蒂喜临门 / 217
- 第捌话 > 官复原职虎添翼 / 249
- 第玖话 > 戴枷拜寿戏乾隆 / 281
- 第拾话 > 大枣卖了珍珠价 / 321
- 第拾壹话 > 总督告状不告人 / 361
- 第拾贰话 > 假传圣旨害太子 / 393
- 第拾叁话 > 办寿敛财救灾民 / 433
- 第拾肆话 > 神游苍穹何时归 / 481

驼背有志负乾坤



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也许是要为这大比之年增添几分亮丽的风采。

刚入三月，整个京城就呈现出一派闹人春意。桃红柳绿，杏儿吐艳，桑儿吐翠。爱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早早地脱去棉衣，换上时兴的春装。

今天是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发榜的日子。

刘墉起了个大早，他想到长安门前凑凑热闹，瞧瞧自己的运气。有心偷着溜出府门，却怕被父亲知道后又要挨批；请示父亲，又担心他不让自己出府。

刘墉在书房门前迟疑了片刻，还是硬着头皮到正堂拜见父亲。他边走边想，今日不同往常，父亲应该宽容一次吧。

刘墉向父亲请安并说明来意。刘统勋放下手中的书，打量一下儿子，不冷不热地说：“今天虽然是发榜之日，可对你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你还是安心待在家中攻读，准备下一科吧。”

刘墉想辩驳几句，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张了张嘴还是忍住了，把目光投向站在旁边的母亲。

严氏明白儿子的意思，转向丈夫恳求说：“老爷，让仨儿去吧，就是榜上无名，看一看也无妨。谁能保准去看皇榜的都是榜上有名的举子？”

“那就让刘安去长安门前瞅一眼吧，不然，他也不会安心在家读书的。”

严氏对丈夫的回答很不满意，却又不敢辩驳，想了想，委婉地说道：“老爷整日把仨儿关在府中，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担心把他憋出病来，难得今天这个日子，就让他……”

不等严氏说下去，刘统勋就打断夫人的话：“你儿子是什么德行你难道不知？我丢的脸还不够吗？他再出去惹事我这老脸还往哪里搁？”

严氏眼含泪水地争辩道：“那时仨儿不是小吗，何况那事也不都是仨儿的错。”

刘统勋霍地站了起来：“小，小，还要多大？人家甘罗十三岁拜相，孔融七岁让梨，周瑜十八岁就当上东吴大都督，他今年都二十啦！常言说，一年不成驴，到老都是驴驹子。从小看到老，想不到我刘氏家族到我这辈竟然……”

刘统勋没有说下去，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刘墉满腹委屈地回到书房，手捧书本，一个字也不往眼里跳。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找来棍棒和自己平日里穿的衣服，在桌前支起一个正在埋头读书的人形，从屋里反锁上门后，从窗户翻了出来，一个人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好久没有走出府户，今日独自来到街上，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一时间眼睛都不够用。街两边卖什么的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夹杂着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声：“大饼，大饼，百年老店潘记大饼，康熙老佛爷当年御封的京城第一家大饼！”

“怪味豆，怪味豆，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来京不吃刘大麻子的怪味豆，算你白来京城一趟。”

“罗盘，罗盘，沈瞎子老字号罗盘，京城一绝！”

尽管刘墉对什么都感兴趣，但他也不敢多留步，急匆匆穿过得胜楼、月明阁、仙人桥，抄小路来到长安门前。这时，皇榜已经贴出，长安门前人流如潮，推拥不动。刘墉费了好大工夫才挤到皇榜前面，但因为个头矮小，仍然看不到榜上的名字。他只好轻轻拍拍站在自己前面的一个大个子：“喂，我瞧你已经站在这里好半天了，榜上的名字你应该背熟了吧？如果你背熟了还琢磨不透就回家再琢磨，也让我等看一看，这皇榜又不是为你一人张贴的。”

大个子一听刘墉话中带刺，忙转过身来，一看说话人是个身材矮小的、还有些驼背的罗锅，撇撇嘴，讥讽道：“哦，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位奇才。瞧你心急火燎的样子，莫非这皇榜上也有你的大名？”

大个子故意把“奇才”二字说得重一些，周围的人当然听出这话中之话的含义，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刘墉就在大个子转身的瞬间向皇榜上扫了一眼，一下就瞧见自己的大名竟位居一甲头名。他内心一喜，但笑意只像春风掠过水面般一闪而过。刘墉平日里在府上除惧怕父亲，其他没人敢拿话压他，何况他足智多谋，一般人也甭想占他的便宜，他不给你难堪就算罢了。常言说：人生得意事，金榜题名时。想不到今天在自己的大喜之日竟然有人当众羞辱自己，令自己难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睥睨一眼大个子，不紧不慢地回敬道：“榜上若有自己的大名，随便扫一眼就看个一清二楚，如果瞅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的小名，只怕名落孙山呀！”

刘墉话音未落，大个子就哈哈大笑几声，说道：“我于易简位列一甲第七名，不知你这罗锅高中第几呀？”

刘墉故意气他：“今科廷试之时偶感小疾，没有发挥好，才考个一甲第一。”



于易简一愣，不相信地问：“你、你就是今科状元刘墉？”

刘墉点点头，道：“正是在下。”

不待刘墉说下去，于易简嘲笑道：“你这块料也配考状元？只怕大清国没有人才了。”说完，哈哈狂笑起来。周围的人也跟着大笑、起哄。

刘墉毫不理会，嘿嘿冷笑两声，道：“当今万岁爷圣明，以才取士又不是选秀女以貌取人，不要小瞧我这罗锅，里面藏的都是治国安邦大计。也不要笑我个子小，常言说，‘秤砣虽小压千斤，竹竿虽高节节空。’老百姓不也有句俗语：‘包子大是韭菜。’某些人不正是个大草包驴？长得尽管高大，肚子里装的却是青苔屎。”

于易简一听刘墉骂他是大草包驴，气得脸色铁青，刚要反唇相讥，听到旁边有人议论：“这今科头名刘墉是刘大人的公子。”

“哪个刘大人？”

“还能有几个刘大人，当然是三朝元老、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刘大人。听说他的这位公子自小聪颖过人，今年才满十八岁，顺天府会试时就名列贡生第三，如今廷试又独占鳌头。真是将门出虎子，名门生俊才！”

“听说刘大人的前两个儿子都早已死了，这第三个儿子又有些身体缺陷，如何还能考中状元？”

“身体有何缺陷？这我倒没听说。”

另一人搭话道：“刘大人官居相位，位极人臣，有他从中通融，就是儿子有什么缺陷也无人敢说，考取状元也在情理之中。你没听说有一年一个瘸子还中了武状元吗？这里面不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唉，如今的官场……”

“刘大人可不是那样的人！”

于易简不再听旁边的议论，他打量一下刘墉，心中一动，正要向刘墉说话，却见一人上前轻轻拉刘墉一下，小声说道：“崇如（刘墉字崇如）兄，你还在同这些下三烂怄什么气，还不快回府等候报喜的公差？”

刘墉转身一看，是廷试时结识的师兄曹雪芹，便随他走出人群。

于易简见刘墉被人拉走，他看看二人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什么，也急匆匆挤出人群。

刘墉随曹雪芹来到僻静处，才拱手说道：“刚才只顾得和那姓于的斗嘴，也没有细看皇榜，不知雪芹兄是否入闱？”

曹雪芹忙还礼道：“崇如兄蟾宫折桂，不才只能步你后尘了，侥幸中了个二甲第三名。”

“同喜，同喜！”刘墉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问道，“你现在还和那位风尘女子一同居住吗？”

“怎么？你也有世俗的偏见？”

“雪芹兄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如果你生活拮据我可以接济你一下。你独自来京，所带盘缠本来就不多，如今又两人开销，我怕你这新科进士上街头卖文卖字，于

咱读书人脸面无光呀。”

刘墉莞尔一笑。曹雪芹也笑道：“现在还不至于此，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若真到了那个份上，我一定会找你的。”

“雪芹兄现在不会，将来就更不可能了。朝廷龙恩下来，你留任京城至少可入翰林，放外任起码也是个知县、同知县或考官什么的。我辈都不是心贪之徒，但所领朝廷俸禄养家糊口还是足够的，怎会再到街头卖文为生呢？”

曹雪芹连连摇头道：“伴君如伴虎，官场如战场，浮沉如雨打萍，朝不保夕，四时命运皆有不同，谁知道这官能做到几时呢？”

刘墉笑道：“雪芹兄怎么还没入仕就如此悲观呢？悲天悯人之心固然可敬，但我辈读书人读得圣贤书，售于帝王家，经世致用，安邦定国，荣宗耀祖，扬名千古，永垂汗青，这正是你我的追求。你我又恰逢这太平盛世，当今皇上圣明宽厚仁爱，我辈正是大展宏图之际，怎么净说些泄气话呢？”

“崇如兄，我无法与你相比啊。曹家的辉煌早已过去，如今连个能支撑门面的人都没有，金陵城内人人得而欺之。常言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没有后台别做官。’我这样的人即使做个芝麻官也只能受人掣肘，不能实现平生抱负，做官等于受罪呀。”

刘墉点点头：“你的意思我明白，如今的官场确实黑暗，但也要看开一点，相信皇上是圣明的，大多数官员是廉洁的。反过来，你也要这样想，正是因为官场黑暗，贪污腐败的官员多，所以我等更要积极入仕为官，多一个好官不就少一个坏官吗？别耷拉脑袋，我知道你心绪不佳是因为廷试失利。凭雪芹兄的才华，小弟不敢说一定夺得头名，位列三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都是你那位红颜知己迷惑了你的心性，才使雪芹兄考场上没有发挥好，这叫情场得意考场失意。”

曹雪芹苦笑一下，道：“你这是奉承我呢，还是讽刺我？”

“既不奉承也不讽刺，是让你振作起来准备接受皇上龙恩，然后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博得皇上赏识，赢得百姓信任。”

曹雪芹点点头，道：“那好吧，三日后恩荣宴相见。”

二人拱手道别。

刘墉回到府中，报喜的差役早已等候多时，前来贺喜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刘府较往常显得更加热闹。

刘统勋已经派出三拨人外出寻找儿子，如今见刘墉平安回来，一反往常冰冷的面孔，更没有追究他私自外出的过错，只淡淡说了句：“一个人外出也要打声招呼，至少带上两个随从。”

刘墉心说我已经向你请示了，可你没有同意。这话哪敢说出口，父亲没有训斥自己，算看在自己给他老人家露脸的分上原谅自己了。

刘墉急忙随父亲到客厅招呼客人，又赢得一片喝彩之声，众人称赞刘墉时更忘不了恭维这位权倾朝野的东阁大学士教子有方。



刘统勋一听众人称他教子有方，老脸上不免笼上一层寒霜，心中也一阵绞痛，刚才的喜色顿时减去了一半。有人知道刚才的话触及刘统勋的痛处，急忙转换话题谈一些刘统勋高兴的事，可刘统勋再也提不起精神。识相的人主动提出告辞，刘统勋也不强留。待众人退后，刘统勋看一眼儿子，板起面孔说道：“我本来只想让你今科见见场子，没指望你榜上有名，想不到你比爹爹预想的要好，竟然一举夺魁给爹露了脸，也为刘氏满门争了光，没有辜负爹的一片良苦用心。”

刘统勋说到这里，又微微叹口气：“这头名状元对咱刘家是好事，也是坏事。”

刘墉不解地望着父亲。过了好久，刘统勋才又接着说道：“你小小年纪不懂官场险恶，这头名状元声名如此显赫，不落他人之家偏偏落在我刘家，本来没有任何掺假和私情，别人都会怀疑我从中做了手脚。爹爹为官清正廉洁，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倘若有人暗中一撺掇，难免皇上不起疑心。你要小心应付三日后的恩荣宴，以防皇上突然发难，给你个措手不及。一旦你对答不上来，爹爹无私也有私了。”

“爹爹不是时常讲当今皇上圣明吗？”

“再圣明也有不明的时候，三人成虎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吧？做官不同于考试，考试还存在侥幸，可是做官就全靠实实在在的东西了，靠山只是其中之一，善于揣摩人心才是主要的，既要讨得上司的欢心，也要取得属下和百姓的信任。做官难，做清官更难，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了能给百姓多做点实事，也要学会善于保护自己。倘若你凭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必然出力不讨好，结果得罪太多，以致自己也丢了官。官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给老百姓办事呢？爹爹为官几十年，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刘统勋稍稍停顿一下，又略显忧虑地说：“以前正因为你年幼，爹爹从来不跟你谈论官场的事，可是现在不得不提前跟你谈谈，你喝死牛血的脾气真让我担心哪！还有就是，为官一定要站得直行得正，万万不可‘贪’字当头，像你的两个哥哥。如果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劣迹，我也会像对你哥哥一样。”

刘统勋脸色铁青。

刘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请爹爹一百个放心，孩儿不敢！”

“哼！谅你也不敢。”

刘统勋独自走出客厅，身后，刘墉依然恭敬地跪着。

于易简从长安门皇榜前挤出人群后，直奔内务府大臣和珅家中。和珅见于易简到来，嘿嘿一笑，说道：“第七名吧？”

于易简一愣：“和大人已经知道了？”

“哈哈，早在三天前我就知道啦。要不是我，别说一甲第七名，只怕第三甲也没有你的份哟。”

于易简急忙打躬说：“多谢和大人提挈，于某终生不忘和大人的一大恩大德。”

和珅满意地看着于易简向自己点头哈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忽然又轻捋胡须问道：“你今日来此是专程向我报喜的？”

于易简忙躬身答道：“这是其一。我还有重要的事向和大人汇报呢。”

“哦，什么事？快说！”

“大人可知今科头名状元是谁？”

“这个头名状元……”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殿试又叫廷试，是最高级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在保和殿举行，由礼部负责，通常是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和左都御史、左都副御史、内阁学士阅卷，最后由皇帝钦定前十名。倘若皇帝繁忙，就委托礼部审定后分出等级，呈报皇上御览。皇上御览常常是个走过场，真正阅读试卷的皇上并不多，一般情况下礼部定过名次，皇上象征性地钤盖玉玺就算皇上阅卷了。

和珅虽是满洲正红旗人，但他出身卑微，起初不过是宫中打灯的，后来当上了銮仪卫校尉，因仪表俊雅，人又机灵善辩，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便深得乾隆皇帝信任，很快升任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大臣是掌管后宫吃穿用度的，多由皇上亲信之人充任，虽是肥缺，但并不负责殿试考试，对于排定金榜前十名当然没有资格参与。和珅能让于易简位列第七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主要因为于易简舍得花钱。

皇榜没有公布前和珅就从宫内得到于易简排在第七位的消息，至于其他人谁考中他就一无所知了。和珅为了在于易简面前表现自己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于是改口说道：“皇上阅卷时本来我也在旁边伺候，恰好宫中有件事急着办理，皇上一时抽不开身就让我去了，后来头名状元定给了谁我就没有过问。”和珅以为于易简是责怪自己没有给他弄个头名，颇为不悦地说，“凭你的卷子，三甲都进不去，我给你弄个第七实在是满面子，你还不知足想做状元？万一皇上真的读了你的卷，岂不要出大事？”

于易简一听和珅误会了自己，慌忙解释说：“大人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能有今天，对和大人已经感激涕零，终生不忘，怎么还会不识时务呢？我专程来见大人就是报告这今科状元之事的，据我所知，今科头名刘墉是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不知大人是否知道？”

和珅吃了一惊：“什么？刘统勋的儿子中了头名？你是说他那个前鸡心后罗锅的怪物儿子当上了状元？这不可能！他今年才二十岁，瞧他的长相和那个德行，给状元垫桌子还差不多。”

“大人，我刚才从长安门前过来，在皇榜前见过刘墉，今科状元正是他。”于易简见和珅不说话，又进一步说道，“大人能为我通融一下，从不入闱弄个第七，凭刘统勋的位置，给他儿子弄个头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和珅深思好久，忽然嘿嘿一笑：“好你个刘统勋，当年之仇我终于有机会报了，真是苍天有眼，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一定在府中乐呢，我就让你好好乐吧！”和珅脸色



一变，露出几分凶相，道，“你今天乐，明天我让你哭！”

于易简从和珅的表情变化中读出些许兴奋。

“凭皇上对大人的信任，只要大人到皇上面前放出个口风，保证让刘墉父子折腾掉一层皮，最终查出刘统勋徇私舞弊，大人就立下大功一件。如若查不出什么，对大人来说也毫无损伤，皇上也不会怪罪的，可刘墉父子就名誉扫地了。”

和珅又露出几分为难情绪，叹口气说：“难哪！抛开刘统勋是三朝元老、东阁大学士不算，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也许这头名状元就是皇上故意让给他的呢。”

于易简似乎着急了，怂恿说：“大人的仇就不报啦？这刘墉一旦为今科状元，将来一定被委以重任，大人在朝中又多一个对手。一个刘统勋大人都奈何不了他，又多一个刘墉，大人只好受一辈子气了。”

和珅低头不语。于易简又说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人不试一试怎知道一定会失败呢？大人可以先见见皇上，装作无意地放出口风，看看皇上的反应再作打算也行！”

和珅站了起来：“我试一试吧。”

和珅来到宫中。乾隆正对着一摞折子发脾气，见和珅走来，把折子推到和珅面前说：“曹家太不像话了，一次两次仍不引以为戒，如今又闹出这样的事端来。朕一向宽厚仁慈，但这一次决不饶恕，不让曹家抄第三次家，他们是不会经心的！”

和珅凑过来，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折子，说：“主子，是不是金陵曹家？”

“不是他还能是谁？”乾隆仍余怒未消，“胆大妄为到连朕选的秀女都敢霸占为己有，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皇考在位时就曾说过曹家不可用。那次抄家本来是准备绝了曹家的世袭国公之职，但先皇考虑到曹氏先祖有恩于皇室，才宽宏大量，仅抄了曹家，没有剥夺曹家的爵位，现在看来真是心慈手软了。”

和珅急忙附和道：“主子向来仁爱，但这一次可不能心慈手软了，再心慈就姑息养奸了。他们这些世家子弟本身并无多大才华，全仗着祖上的功绩招摇过市，不思为国家出力，却像个蛀虫一般四处打洞，企图掏空国家，不严惩处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显示皇家威严。”

乾隆点点头：“说得有理！”

和珅忽然灵机一动，又说道：“不仅曹家如此，就是这京师之内也有几个显赫的家族瞒着皇上做出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呀，是该好好惩治一下，杀一儆百呀！”

乾隆一听和珅话中有话，看看他，问道：“和珅哪，你一向在朕面前都是心直口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尽管说来！谁敢蒙蔽朕？快说出来让朕听听！”

和珅连忙摇摇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皇上就饶了奴才吧，奴才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也白搭，皇上是不会相信奴才的片面之词的。”

“和珅，朕一向视你为心腹之臣，怎么今天也跟朕玩起花样来了？朕曾说过：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快说吧，朕赦你无罪！”

和珅这才把事先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皇上一定知道今科状元是谁吧？”

和珅这一问，乾隆还真有几分尴尬。按大清体制，殿试前十名试卷要进呈皇上钦定名次，尽管有时流于形式，倘若皇上连今科状元也不知道，足以说明皇上疏于朝政。

和珅一见乾隆答不上来，马上打圆场说：“主子一定忙于其他军国大事，还没来得及研读试卷吧？奴才奏知主子，今科状元是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刘墉，主子一定感到意外吧？”

“刘墉？”乾隆确实感到意外，“不过，听太后说刘墉颇有才华。他之所以讨太后欢心，就是因为他能言善辩，通古博今，又写得一手飘逸潇洒的好字。”

和珅一听皇上称赞刘墉，心中十分着急，忙不失时机地插话说：“主子明鉴，刘墉纵然有才，但他今年尚不满二十岁，就是从孩童之时开始读书，比起那些皓首穷经的士人也是小巫见大巫，何况刘墉身有残疾，也不在取士之列。主子请想，让一个前鸡心后罗锅的人站在朝堂之上，给外夷使者看见了岂不笑我大清国没有了人才，连罗锅都位居朝列？”

“可是大清律例也没有明文禁止罗锅之人不能为官呀！”

和珅又说道：“主子请想，取士当然是选优，也如官中选秀女，理当选那些才貌双全的。礼部官员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他们仍然拟定刘墉为头名状元，这里面就大有问题了。”

和珅故意不说下去。乾隆若有所悟，仍然问道：“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些什么，尽管直说吧。”

“谢主子恩典！奴才听说刘墉能在今科独占鳌头，除了众考官迫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压力，也由于刘统勋花了不少银两贿赂考官，他是软硬兼施才为儿子争得状元之名，否则，刘墉再有才也只能在一甲之外。”

和珅说着，又偷偷瞟一眼皇上，怯怯地说道：“当然，也不乏有人看在太后的情面上，但主要因为刘统勋的银子起了作用。”

乾隆面带愠色，沉思许久，突然问道：“和珅，你有证据吗？”

和珅一听乾隆声音中带气，吓了一跳，忙答道：“皇上，刘统勋是何等人，在朝中为官多年，官场的什么规矩他不懂，做那种事怎会轻易留下把柄？不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统勋既然做了那事就多少会有人知道的，只要主子派人去查，一定能够查个水落石出。”

乾隆迟疑一下，终于咬牙说道：“好吧，朕就派你亲自负责查处这事！”

和珅一愣，稍稍不安地说：“主子，让奴才去查，可奴才是内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给主子选秀女的事，刘统勋行贿一事应交刑部去查才对呀。”

“不，朕就让你去查。朕让你查你大胆地去查就是，天大的事有朕给你扛着。下去吧。”